

世华文学研创会《创作丛书系列》⑦

风沙雁
著

夢幻島紀事

呂振瑞題



新華

世华文学研创会《创作丛书系列》⑦

风沙雁 著

夢幻島紀事

呂振端題



世華會

版权所有

世华文学研创会(新加坡)

《创作丛书系列》⑦

法律顾问：黄锦西、刘华源

美术顾问：廖宝强

封面题字：吕振端博士

总策划：忠扬

总编辑：风沙雁

书 名：《梦幻岛纪事》

著 者：风沙雁

出 版：新加坡斯雅舍 Si Ya She

地 址：Block22,Ghim Moh Link,#11-206,
Singapore271022

电 话：(65)6343-0461

装帧设计：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 印：精英文化印务公司

出版日期：2014.06

国际书号 ISBN:978-981-07-9638-9

售价：新币 S 30.00

海外 US 24.00

本书获李氏基金赞助部分出版经费

目录

第一章	避难	/ 1
第二章	光复	/ 19
第三章	暴雨	/ 34
第四章	漂泊	/ 63
第五章	重逢	/ 81
第六章	潜回	/ 98
第七章	流亡	/ 109
第八章	邂逅	/ 121
第九章	虚境	/ 136
第十章	残梦	/ 155
第十一章	沉没	/ 180

第一章 避难

——

这一年的岁末天气显得特别阴湿，东北风刮得很紧，前数天又连续下了几场豪雨，把这原本就当凉快的梦幻岛淋得更是冷飕飕的。临海的那座叫做仙祖宫的庙宇周遭的几棵大树，树叶翠绿得拧得出水来似的。此刻微风轻拂，远远看过去，大树上那一簇簇的新抽出的嫩叶，在颇为料峭的空气中，竟然也飘逸出几分南国早春的韵味来。树下的野草在那几场豪雨的滋润下，出落得非常油绿，并且一路延伸开去，直到挡浪的堤岸。

仙祖宫每年一度的庆典正在热热闹闹地举行，搭建在海边的临时戏台挤满了人群，靠近戏台边缘的空地上，妇女们一大早就搬来长凳子霸位，这时候大戏刚刚开始，几位演员扮着神仙在酬神，他们先在戏台上走了几趟，然后下来戏台到庙里对仙祖



行祭拜礼。

庙里同样热闹：乩童已进入会神状态，他半闭着眼，神智恍惚，说着只有他身旁的通译才听得懂的、含糊不清的“神语”。敲锣打鼓的拼命敲打，声响盖过乩童和通译的声调。

“仙祖爷，信女在此请教仙祖，日本鬼子几时会入侵梦幻岛？我们要往何处避难较安全？”在围绕着乩童的黑压压的人群中，一位穿着紧身传统中华服装的年轻妇女掂起脚根，从人群背后伸长脖子，神情焦急地问道。她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打开布钮扣给婴儿喂奶。

乩童原本在思索着怎样回答另一名信徒的询问，经这一打岔，他显得有点迟疑，经过通译一再大声地复述，乩童才微睁着双眼，语调含糊，嗫嗫嚅嚅地说：

“日本鬼的飞机会来轰炸梦幻岛。”

“那我们要往何处逃？”一位中年男子问。

“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炭！”乩童这时似乎从梦中清醒过来了，他斩钉截铁地大声喊着。

“哇！看来住在坡底的只有死路一条罗！”众信徒不约而同地噓着。仙祖爷的信徒大都住在市中心，乩童这么一断定，信徒们都惊慌失措。

“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抗日？”一位身材矮小，体格健壮的青年独排众议地对身边的观众说：“这是一场不义战争，日本鬼子攻陷了中国东北三省，还继续作孽，现在又把战场拉到马拉雅来，我们应该拿起枪来抵抗！”

“太怕死了！红毛猴一定会打赢日本鬼的。现在战争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就在准备逃难，怕死！”说话的是一个穿着短裤背心的，



看样子是小贩。

“日本鬼子攻打马拉雅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动员人民起来抵抗，而不是掷杯求签，问神问鬼该往何处逃难？”身材矮小的青年继续说，他的神情激动，语调逐渐提高。

“你老母！这个笑的在这里乱乱讲什么「烂鸟」话”一个“三星”模样的青年愤怒地说：“令老母！令父就不相信红毛猴打得赢日本。走！来去看戏。”说着，这“三星”拉着他的两个同伙往戏台步去。

乩童还处在与神交流状态中，人群逐渐散去。那边戏台的正戏已开始，锣鼓齐鸣，《苏秦六国封相》上演得很热闹。

戏台下卖“咸、酸、甜”渍物的、卖“笛甘”的、卖虾饼的、卖冰水的，他们或在招呼顾客，或在呼喊顾客，或在摇铃唤客，一片热热闹闹的升平景象，把乩童的断言淹没得无影无踪。

二

那年我10岁，还在读小三，你知道的，乡下人不太注重子女的教育，我家也不例外；比我小一岁的堂弟念小二，我和堂弟当时住在乡村，一个叫做秀盛的农村。名为农村，实际上也没多少村民从事耕种。可我家拥有一片很大的土地，我们种杨桃、红毛丹、榴连、椰子等等果树。我爸爸也利用闲暇在田地种了好些蔬菜，菜豆啦、番薯啦、茄子啦，都长得很好。为显示我能克绍箕裘，在我堂弟的协助下，也在我睡房后面的一块空地上种了好几垄薤菜，都欣欣向荣。每当雨后，那些薤菜就伸长了几公分，而且绿油油的，叫人兴起吃它的念头。我的好多没种田的邻居，在雨后常常会来跟我买三两毛钱的薤菜，而这时候我有了点收入，就会和我堂弟到小



市镇吃小食。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逍遥自在，我们六点就起身，先到水井处舀浊黄的水，在寒冷的清晨里淋下我们的身体，大家冷得直跺脚。然而，过后我们的精神却非常清爽，就在屋前的空地上抓水蚊来玩。在薄寒的清晨的有点朦胧的雾笼罩着的旷野上，那些水蚊成群结队地在低空飞舞，我们随手一抓，总可抓到几只，然后把它们装进透明的小玻璃瓶，足足可观赏一整个下午。

乡村的早晨很宁静，空气清新得透着浓香，那是爬满高大水蓊树上的、或淡黄、或翠绿的野胡姬花散发出来的花香。沿着水蓊树步行约 50 米处有条人工筑成的小溪，那是我们的邻居老贼叔用锄头一锄一锄凿出来的。小溪常年流着清澈的水，老贼叔用这水来灌溉他种的茭白。小溪的水是从一条大水沟引进的，水原本并不干净，但一进入小溪，在小溪的两岸水草野花的衬托下，在逶迤的流程中，水中的杂质慢慢地沿途沉下，水就变得清澈见底，连水里的小鱼小虾都历历可见。我和堂弟常常用自制的网去捕捉小鱼小虾来饲养。

农村的午后更加寂静，那是我们外出到水沟或池塘垂钓的时刻。我们把一根根的钓竿放在水沟和池塘的岸边，待黄昏才去收集钓钩，那收获往往很丰盛。暮霭沉沉的傍晚，收集好了一大堆落叶后，我们就在旷野上放火烧落叶，再把番薯丢进火中，等火熄了，便有好香好香的番薯可吃。

这样充满田园风味的诗意般的生活，看来是要随着仙祖爷的那句“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炭！”的断言而消失的。



仙祖爷说日本鬼子会轰炸梦幻岛的时候，我刚好在场。和所有



在场的人一样，我也感到惊慌。回家途中，我在半路遇到我的堂弟。

“仙祖爷说日本会入侵梦幻岛，会轰炸市区。他说：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炭！”我像报新闻那样向堂弟复述我的听闻。

“那有什么好怕的？”我堂弟轻松地说：“我们有这么多椰子树和果树，还有，我们的田地也那么大，单单‘猪母奶’这种野菜，就够我们吃一辈子了！”

“‘猪母奶’酸酸的，有那么好吃咩？”我一想起“猪母奶”的酸味就浑身不舒服。这种野菜，我婶婶常常煮给我们吃，在没风的下午，当大家饿得眼白舌吐的时候。那时刻，婶婶便会把挤好的椰浆，倒进盛咖喱粉的盘子搅拌好，然后到田里去采“猪母奶”来配搭，这样一来，一道香喷喷的椰浆杂菜就是我们最好的午后点心了。但这只是偶尔吃一吃才上味，要是天天都吃“猪母奶”过日子，多受罪呀！于是我反驳堂弟说：“天天吃咖喱‘猪母奶’，你不会厌倦咩？”

“吃厌了咖喱‘猪母奶’，我们可以改吃咖喱鲤鱼、咖喱泥鳅、咖喱鳗鱼，我们的园地那么大，水沟池塘那么多，各种鱼类吃都吃不完的。”我堂弟轻轻松松地说着。

“是喔！我们也可以自己种菜，尤其是薤菜，那是最容易成长的，可以多种，那怕没钱用？”我乐观地说：“而且，战争一来了，我们的学校一定停课，我们的生活不是更逍遥吗？”

我们都进入自己想象中的世界美景里了。说实在的，在战前那样纯朴的年代里，村民们的生活是那么地简单。大家早睡早起，有工作就去做，没工作在家休息几天也可靠储蓄过日子，而且乐得清闲自在。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形成乐天知命的性格，凡事从容对待，悠闲似神仙。战争，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正是学



校放长假的好机会呢！

这么一想，我们竟然有点兴奋地等待战争的到来！

四

这两天我们村的村民显得有点不安宁，谣言处处，听说红毛政府的两艘战舰“太子号”和“击退号”在南中国海都被日军炸沉了，马拉雅的所有州府也被日军占领了，只剩下梦幻岛孤立在南方。街头巷尾，谣言满天飞，有人传说英军计划撤离梦幻岛，而且英军打开仓库让市民搬走罐头干粮，并发放枪支给义勇军去抗日。我们的邻居猪尾叔那天从市区回来，手提着一袋沉甸甸的罐头和干粮，满头大汗，气喘咻咻但神情愉快地说：“你老兄！红毛猴打开‘牛廊’让市民免费搬东西，我刚好路过，就挤进去拿了这些东西。这些红毛猴从来就没有这么好死过，看来日本鬼真的要打进来罗！”

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刻，我和堂弟依然逍遥过活。学校早已停课，老师们走的走，加入抗日宣传队伍的则天天忙得晕头转向。我们照旧每天天蒙蒙亮就起身，照旧抓水蚊、捕小鱼小虾来玩耍。因为不用上课，我们特别空闲，就到附近的小山上去捕抓善于打斗的“虎蝇”来打发日子。这种“虎蝇”分雌雄两种，雌的屁股特大，不会打斗，雄的屁股尖小，很会打斗。它们躲在两片黏着的叶子间，确定了叶子间有“虎蝇”，就得用双手掌把整片叶子摘下来，有时捕到的是雌的，那很扫兴；是雄的，我们就雀跃；若是雌雄同窝的就特别兴奋，雌雄同居的雄“虎蝇”十分勇猛，百战百胜，但可遇不可求，百里得一。

有时我们就玩钞票游戏，钞票是从“罗黏”树采下的。这种树



有树液，富黏性，初长的叶子呈嫩红，渐长大变为黄里透红，长成后呈青色。一棵树有三种颜色的叶子，正可代表三种面值的钞票，可供我们当钞票来玩。

但停课时日一久，我们整天玩耍也觉得有点厌倦，于是我们就学写新诗，我一口气写了几十首新诗，自由体，不押韵。写诗写厌了，我们就以互向对方背诵英文报的社论或文章为乐，我堂弟发起狠来，把一本小英文字典从 A 到 Z 的单字全背了下来，打下他日后英文水平不错的基础。

日军南下的风声一日紧似一日，日本鬼子的飞机时不时入侵梦幻岛领空投下炸弹，大坡被炸死好多好多人，市容一片苍凉；小坡死伤人数较少，市容毁了一半，哀鸿遍野。市区的很多商店都关门了，有的店主躲在店内观察情势，有的已人走店空。

“仙祖爷真灵验呀！真的是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炭！”人人见面都这么说。

我和堂弟不太敢出门，也不到小镇吃小吃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单调、沉闷，但我们却在计划怎样长期过这样悠闲的生活。我们开始囤积从椰树掉下的老椰子，老椰子多汁，可作为煮咖喱“猪母奶”或其他野菜之用。也囤积蕃薯、木薯，这两种薯类用途广、吃法多样化。酸红毛丹我们也囤积，酸红毛丹浸在盐水里日子一久，便会变为甜的，可当午后的小点吃。

囤积太久的老椰子抽了芽，我们就依次序、等距离地种了下去，准备数年后椰树长大结果子，再收获老椰子当煮咖喱杂菜之用。一句话，我们精心策划桃花源式的田园生活！



五

“‘摩孽’^{注1}在旧山被捕了！”我爸爸向着我和我堂弟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那是个夕阳殷红挂在西边天际的黄昏，我和堂弟在屋前的旷地上拨弄着野火中的灰烬，寻找适才我们放进火丛中烘烤的番薯，且正在吃着几个找到的烤得焦黑的小番薯。燕子成群结队低飞着，追逐着同样低飞的蚊子昆虫，而天边一道血红的晚霞还烧得火红。晚风凉快地轻吹着，下午因为下了一场骤雨，此刻在夕阳的映照下，野草丛散发出阵阵幽香，香蕉树大片大片的叶子上凝滞着的雨滴，在殷红晚照映照下，闪闪发亮。

“‘摩孽’在旧山被捕了！”因为没人理睬，我爸爸又重复这句话。我抬头一看我爸爸，他神色凝重，说：“还不回来吃饭！”

那晚，我爸爸和我叔叔，也就是我堂弟的爸爸在厨房的餐桌上细声轻语。我和堂弟躲在房间偷听，断断续续听到的谈话，凑起来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瑞生，‘摩孽’被日本鬼子逮捕了，我一向为他工作，怕会被波及。我决定这几天内搬到一小时航程的巴莱避一避风头。”我爸爸对我叔叔说：“那你们一家怎样打算？”

我爸爸那时在梦幻岛帮助“摩孽”建水坝、搭桥梁。“摩孽”是一名英国工程师，他很赏识我爸爸，一方面因为我爸爸为人忠实可靠，又孔武有力；另一方面我爸爸也聪明，领悟力特高。他只读过三年私塾，不认得一个英文字，却学会看建筑图样，也会计算建筑成本。他不会说英语，和“摩孽”沟通全靠手语与马来话，而“摩孽”的马来话词汇贫乏得无可救药，一句马来话往往夹杂了好多英

注1：“摩孽”是马来语的音译，是猴子的意思。本地年长一辈习惯称洋人为“摩孽”，虽无贬义，却有点鄙视的意味。



文，然而我爸爸竟然听得懂。

“这‘摩孽’也真糊涂，这时候跑到马拉雅的旧山去做啥？”我叔叔埋怨道：“结果害得我们得逃难。”我叔叔在市区一家大杂货店当头手，收入不差，一家过着小康的舒适生活。

“‘摩孽’没法度，政府叫他去旧山建造一个堡垒，他只有遵命。”我爸爸再压低声调噤着。

“你这么快就决定跑去巴莱？”我叔叔问。

“秀清的妹妹在巴莱，我们一家五口暂时去‘弄帮’一段日子。”我爸爸说：“那你们一家要到哪儿去避风头？”我爸爸说。秀清是我妈妈，她的妹妹叫秀玉，妹夫叫阿泰，他自己拥有三艘渔船，生活很不错。我弟弟那年六岁，还没上学。我妹妹三岁，走路歪歪倒倒的。

“如果要走，我们只好到巴清去‘弄帮’玲玲。”我叔叔说。

玲玲是我婶婶玲玉的姐姐，她姐夫是胡椒园园主，园地广阔，生活富裕。巴莱和巴清隔着一条铁桥，步行往返约须一小时，这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也因为距离近，在巴莱的那些岁月里，我和堂弟还经常互有往来。

“那这间老屋怎么办？”我叔叔问，他喝了口黑啤，叹了口气。

“就锁起来好了！”我爸爸说：“至于果子树我看就交待阿顺看管，收成也归他。那几垄田地，也由阿顺去耕耘，好过让它荒芜着！”

阿顺是我的大姑丈。我大姑妈是我祖母的养女，她为我们家族带来人丁兴旺的好运。我祖母在领养我大姑妈前无所出，一领养了她，我祖母五年连续生了二男三女，男的聪颖，女的贤慧。因此，



当我大姑妈嫁给大姑丈阿顺时，嫁妆竟然是一大片地，我大姑丈就靠着耕耘那块田地，并栽种胡姬花、果子为生。我大姑妈生产力特高，结婚十年间，年年生育，共得六男四女，人数足可组成一支足球队或两支篮球队。

“也只好这样决定了！”我叔叔说：“那你几时出发？”

“越快越好，一个礼拜内一定得走。”我爸爸说。

就这样，在日本入侵梦幻岛之前，我们决定逃难。

当晚我堂弟过来我的睡房和我共眠，我们深谈至半夜才在朦朦胧胧中睡去。我们对旧家有点依恋，但对新环境也很向往。我们听说巴莱和巴清环境比我们现在住的乡村还要宁静。巴莱靠海，可钓鱼、可游泳；巴清有山，但基本上是个大平原，据说，我堂弟的姨丈的胡椒园面积特大，很好玩。我因此和堂弟约好，以后可以定期互访，我们认为，这两个地方是另外两个新桃花源，而且有许多新事物等我们去发掘。

就在我们临走的前两天的一个下着暴风雨的夜晚，有人来找我爸爸。此人和我爸爸轻声细语谈了好久，才大声地说：“留下来，留在梦幻岛，我们会掩护你们的。日本鬼子太野蛮，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抵抗他们！”

我和堂弟那时还躲在房间玩钞票游戏，全神贯注地心无旁骛，此时听到这人的声音很是熟悉，我便和堂弟跑出来看，竟然是仙祖宫乩童跳神时鼓动群众抗日的那个青年。

我悚然一惊，对堂弟耳语，堂弟听后说：“会不会是什么党的头领？”

“对哦！”我说。我想起来了，我的华文老师苏慕真在课堂上



向我们讲解过这个党的英雄人物的事迹。在苏老师的口中，这个党的党员及领袖都神通广大，行踪诡秘，且很会乔装，本领特强，胜似三头六臂的神仙。

“我叫王希仁。”这年轻人对我爸爸说：“有什么事情可打电话给我或到这地方找我商量。”他递给我爸爸一张手写的字条，再三吩咐，经过我身边时瞄了我一眼，然后离去。

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30年后王希仁竟然成为我在东京工作机构的顶头上司。那时，王希仁已从日治时期沦为日军线人而被民众目为汉奸，摇身一变挤入社会名流了。王希仁被日军逮捕前，是那个党的梦幻岛的重要头目，被捕后成了汉奸，他出卖了好多好多同党要员。我不应该在此先泄漏“后事”，详情还是等待往后的篇章再详述。

六

巴莱是个小渔村，有千多户人家，人口5000余，有所小学叫渔耕公学，学生百多名。渔耕公学有一间图书馆，藏书颇为丰富。我一住进巴莱镇，就插班此所小学四年级。渔耕公学的各科程度比我在梦幻岛就读的克明小学的低得多，我因此有好多时间阅读课外书。我如饥似渴地一天翻阅一本书，不出半年，已把那个图书馆的所有现代中国文学和外国翻译文学作品泛览过了。

巴莱只有一条主要街道，村民外出时大多是步行，或以脚车代步，没人拥有汽车。所谓街道也只有两间杂货店，一间兼卖茶水、冷饮和炒“果条”的咖啡店，此外，还有三几摊摆在路边的卖小食的摊子。村民都很纯朴，男的天黑就出海捕鱼，次日午后两三点归



航，这时渔港就忙碌起来了：妇女小孩都忙着捡鱼，为鱼分类，再批发或零售出去。

我姨丈是船主，他拥有三艘船，十几个工人，在巴莱镇上算是有头有脸的人。我姨妈过着少奶奶似的生活，她那年才30出头，已生育了一男一女，还是那样标致。我们去时，她又怀孕了。

巴清是块大平原，岛上有座小山，高四百余米。巴清有近千户人家，人口约5000名，有一所农耕小学，我堂弟一到就插班小三。农耕小学只有七八十名学生，有些班级是复班，像我堂弟的班便是小三、小六复合班。此校的课程程度比渔耕公学还要低。我堂弟在那所小学就读，几乎闭着眼睛都可参加考试或测验，他的英文全校第一。农耕小学也有一个小图书馆，但都是《儿童乐园》、《学生园地》之类的图文并列的书，很不能满足我堂弟的求知欲，因此，我堂弟每隔三几天总会来巴莱向我借我从学校借来的课外书回去阅读。

“比起巴莱，巴清村民的文化水平更低罗！”我堂弟说。我们坐在路旁的小冰水摊的长凳上吃刨冰球，闲聊着。

“可是巴清却看得到梦幻岛的报章呀，在巴莱就没报纸可读。”我说。

“巴清连一个可以吃刨冰球的小摊子都找不到。”我堂弟从冰球内挖出一小匙红豆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神采飞扬地说。他的嘴角让冰球的色素染得红红的。

“哦！”我哇了一声，说：“王希仁被日本蝗军逮捕了！”我翻开《扶桑日报》的第二版，赫然看到这样醒目的标题：纵横马拉雅九州府革命党要员王希人被捕。我不禁悚然。

“王希仁？就是半年前在那个暴风雨夜晚来我们家找伯父的革



命党青年？”我堂弟瞪大眼睛问。

“《扶桑日报》是你带来的，你自己没看到这新闻咩？”

“报纸是我姨丈订的，他看过后就丢给我，我不是天天都读报。这是哪一天的报纸？”

“3月8日的。”

“那就是昨天的。昨天一整天我都在赶读《西游记》，这书我今天就得还你呀，我哪儿还有时间读报？”

我仔细读完这则新闻，才知道我在仙祖宫看到的这名青年原来是那个党在梦幻岛的全权代表！

30年后，我在东京工作时，有一次我遵循王希仁的指示，用公司的车子护送他的泰籍好友陈阿公去成田机场。那天天下着大雨，东京大塞车，我和陈阿公足足花了三小时才抵达机场。

“你要听一听你的总裁王希仁的故事吗？”在途中，车子塞着不动，陈阿公很感无聊，便这样问我。

“我当然想听！”我说：“但是，我更想知道你的名字为何叫陈阿公？”

“这有什么奇怪呀？”陈阿公笑着说：“我姓陈，‘而泰国的名字都有一个‘公’字，所以我就改名‘陈阿公’，我的原名是陈校孝，用福建念起来好像是‘等笑笑’，意思是等待变成疯子，也很不好听，改为陈阿公，让泰国人天天叫我阿公不是很好吗？”陈阿公继续说：“我跟你讲，你的总裁年轻时多有正义感和抱负呀！他从鹭鸶岛南下缅甸，再从缅甸南下梦幻岛，他做过好多行业，也赚了不少钱，就是看不惯贫富悬殊的现象，后来又碰上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义愤填膺，便加入革命党。你总裁人聪明，也有墨水，

